



用水变迁“三部曲”

□ 裴影萍

搬进独门独户的配套工房已经20多年。与先前住在老城厢居民区比较，除了住宅面积宽敞，令我最满意的还是用水。每当独自站在水龙头前洗东西的时候，以往用水不方便甚至尴尬的事情就会浮现在我眼前。

我的用水变迁可以说是“三部曲”。

第一部曲：给水站

“给水站”这个名称是我所在的大都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生事物”。当时的老城，道路狭窄，自来水管没能接到人口密集的居住区。很多居民只能用给水站的水。所谓给水站，就是在用一个水户相对中心的地方，墙上装一个较大的水龙头，再套上一根很粗的橡皮管，旁边还有一个很大的水池。每天清晨给水站的管理员就会把水注入水池。等到吃过早饭以后，陆陆续续地来了很多人，排队在水池里舀水。我记得很清楚，每根竹筹码

1分钱，可以换来一铅桶水。由于预先在水池里放满了水，那样排队候水的时间就缩短了。

由于我家离给水站路较远，我和姐妹们去给水站买水，不像其他小孩那样用手拎一个铅桶提回家，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就用两个铅桶挑水。一开始是两个半桶，挑的时候水会晃到桶外，后来挑满桶的。由于时间长了，掌握了挑水的技巧，水不会晃到桶外，以至于我以后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挑大粪的时候很平稳，受到了贫下中农师傅的好评。

第二部曲：公用龙头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城区得到了逐步改造。上世纪60年代后期，我家告别了给水站，用上了自来水。

不过，我家使用的是公用水龙头，即一个门牌号码10多户人家用一个龙头、一个水斗。那麻烦的事情可多了，

由于大多数人家都在上班以前用水，经常出现等候用水的情况，碰到正在用水的人动作慢或者与等候者有隔阂有意占用水龙头洗东西，等候的人会急得“双脚跳”。

这还算好，由于当时是一个弄堂20多户人家上百号人口公用一个大水表，用水费用按照人头摊派。由于户多人多，每到付费前由轮到付费的家庭负责统计每户用水人数，再在弄堂墙上予以“公示”。一般而言，固定的人数是不会错的，问题在于张家的亲戚来住上几天，李家的儿女农村插队回家小住。按规定，5天一计算，超过5天不满10天的算5天；超过10天不满15天的算10天……以此类推。可能是有意，也可能是无意，经常出现有人家少报或者瞒报临时居住人数、天数的事情。由此，又出现了隔壁邻居“侦察”他家人员进出的事情。为了水费多付少付的问题，邻居间会闹得不可

开交。当然，当时的民风还算纯朴，不至于大打出手。

第三部曲：小水表

后来，实行了以门牌号码为单元装大水表的用水方式。为了避免人头多报少报、洗衣服用水太多等矛盾，有些人家装上了小水表，装小水表的人家贴一个字给大水表，大水表的其余用水量由没装小水表的人家分摊。再到后来，家家户户都装上了小水表，但是每月大水表的用水量总是大于小水表用水抄表数之和，差额部分就由各户承担。但是，在承担的问题上，又出现了计算方法上的分歧，有的主张每户平均分摊，有的主张以用水量大小摊派。最后，经过开会商量，为了避免计算上的繁琐，决定每户平均分摊。

20年前，搬离了生我养我半个世纪的老城厢，用上了配套的独用水表，总算不用为用水不方便和尴尬事操心了。



秋风凉

□ 任崇喜

一场秋雨渐渐沥沥、缠缠绵绵下了好几天，把秋的颜色往深里染。出门了，忽儿一阵秋风刮过，风刮过树梢，一瞬间发力，呼呼作响，而又瞬息消失，把雨丝吹得斜斜的，雨中的人们不禁缩一缩脖颈，顿感寒意遍全身——秋风凉了。

秋风凉，又一个如约而至的秋天在大地的版图上绘出浓墨重彩秋天的阳光透明而干净，天空明蓝而高远，在风中随意而行，会有一种很清爽、很干净、很自由的幸福感。无际的田野里，跳动着斑斓绚丽的色彩，飘逸出温纯柔润的馨香。玉米露出金色的微笑，高粱涨红了脸，谷子压弯了腰，棉花吐白絮，大豆粒粒饱满……大自然燃亮的全秋田野，到处彰显着丰收的辉煌。这是秋天长卷轴的国画，是秋天大篇幅的诗赋华章，有了它，秋天才完整。

秋风凉，叶落黄。此时的情景，不像“西风愁起绿波间”的婉约，而是“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的豪放。秋声秋雨中，窗前那几树枝繁叶茂的碧色，渐渐由墨绿变成暗黄或是暗红。美丽的秋色慢慢被丝丝凉风吹吹得渐行渐去，不时地飘下几页，带着湿润和厚重簌簌而落，那是成熟了的心音。黄叶在凉风中剥落飘零，萎缩地卷在地上，然后慢慢在泥土中腐烂，成为泥土的一部分。这是生命付出美丽后的代价，也是它们的最终归宿。

秋风凉，多见文人雅士悲秋歌。“自古逢秋悲寂寥”。自宋玉留下“悲哉，秋之为气也”的名句后，悲就成了秋的一种色调，愁也就成了心上的秋。“落叶西风时候，人共青山共瘦。”看

一片片落叶随风呼啸从眼前飘过，看着越来越秃的枝条和地上厚厚的落叶，心中就生出无端的忧虑：凉风吹冬来，亦催人老。“已觉秋窗愁不尽，那堪秋雨助凄凉”。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生与草木无两样区别，“微躯复经霜后，尘世犹存几度秋”？抚今追昔，所有的经历似陈酒，历久弥新，甜蜜，酸楚，失落，激情，五味杂陈，自然是“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

“秋风凉，青瓦巷，古来多少人曾行，各有伤怀。”秋风掠过的瞬间，思绪就会腾然跃入另一种意境，牵出一串长长的回忆，一些往事比汉朝和塞外还要遥远。“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诉尽了千古哀音，其悲绝处不知倾倒了历史上多少痴男怨女。“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这时，有月升起，有风吹过，有树叶婆娑，丝丝凉意深入骨髓，浸入心脾，凉出丝丝冷颤。

秋风凉，添衣裳。一句宋词，“新样罗衣浑忘却，犹寻旧日春衫着”，曾牵起多少人的目光。一句歌词，“想为你披件外衣/天凉要爱惜自己/没有人比我更疼你”，曾牵起多少人的心肠。秋风凉，想亲娘。“大风起兮云飞扬”，梦里依稀，月如钩，一地霜，家乡秋景多少回都拂之不去。何时能聚一知己，在故乡的土地，“林间暖日晒红叶，石上题诗扫绿苔”，怡然自得中听大自然的韵律和节奏？



淡来名利甘身隐

—— 荀运昌教授琐忆

□ 傅德眠

学，答疑解惑。

1960年4月，我提前毕业留校后，和荀老师虽不在一个教研室，但还是常去向他请教，特别是1988年我招收“中国现代散文创作与理论研究”的硕士研究生时，学位课《古代散文史》第一届由钱安琪先生讲授，第二届钱先生有事，我只好请荀老师来上课，他毫不推辞，重新备课，顺利完成教学任务。

1993年秋，我调渝州大学工作后，应重庆出版社李书敏社长之约，组织编辑著100万字的《中华爱国诗词散文鉴赏大辞典》。我又邀请荀老师参加，他不顾古稀之年欣然同意，承担王禹偁、胡铨、杨万里、汪元量等10位诗人的诗词鉴赏，尽力支持学生的工作。

荀老师为人忠厚，待人诚恳，敬业乐道，重情重义。抗日战争时期，他的家乡安徽大部分地区沦陷，他流亡到重庆，40年代末考入重庆大学中文系读书，师从著名作家艾芜，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商承祚，1950年毕业留校，1952年院系调整，重大中文系合并到西南师院中文系。从此，他一

生执教于缙云山麓的西南师院(后更名为西南师大)。但他心怀故土，时刻未忘。1961年，他曾作诗曰：“信香音乖四十年，蒹葭秋水思悠悠。真成隔世人为憾，漫惜名花雨打愁。皖水巴山味往日，岛烟海雾共神州。何时一艇能逸返，同向巢城醉酒楼。”1981年，他又自作诗曰：“作客巴山六十秋，青衫人戴雪霜头。淡来名利甘身隐，送尽年光念首丘。”这既是他怀念故乡的缕缕乡情，亦是他人一生淡来名利、甘身隐逸的真情写照。

荀老师重乡情，亦重亲情。2004年，他已83岁高龄，作《秋兴八首》中第五首，云：“女婴恩义重如山，鞠我始从韶龀间。分袂为逃寇刃，流亡幸越鬼门关。谁知死别终天恸，常拭生年泪洒颜。苦念亲情秋入梦，相邀同载车班班。”这是他得知亲姐离世的消息，回忆姐姐从小抚育他，恩重如山，后为躲避日本人的屠杀逃亡离别，一去几十年，如今却天人永隔，终日悲痛流泪，夜梦中又见姐姐带他坐车速亡的情景，情真意挚，感人肺腑。

2004年，著名作家艾芜诞辰100周年，荀老

师作《满江红·纪念艾芜老师百年诞辰》：“早岁离家，万里路，艰辛跋涉。为目睹，民国国祸，满腔血热。古道荒陬行且记，餐风宿露披星月。莽人间，苦难事何多，笔尖说。一杆笔，千秋业。褒善美，贬恶劣。更大庾执教，尽心竭力。八十多年写与教，满园桃李百书册。祝词颂，冥冥谢师恩，悲欣集。”上阙写艾芜流浪滇南、缅甸一带，备尝艰辛，写《南行记》的经历；下阙写艾芜一生从事教学和创作，褒善美、贬恶劣的丰硕成果和高尚人格，表现了尊师爱师的深情。

荀老师还写了不少歌颂祖国大好河山、歌颂党、歌颂港澳回归的诗词。比如《欢呼三峡出平湖》一诗：“峡涛万里流华夏，唯峡独江滩险多。西望瑶池叹王母，车来商旅悍风波。人间世换人功伟，水上湖呈水性和。发电安航福万代，大江东去唱新歌。”盛赞三峡工程造福人民的伟迹。他在《喜迎香港回归》中说：“世运更新，百年雪耻，宝岛回归伟业雕。前瞻也，喜中华强盛，莫止今朝。”表现了浓浓的爱国情怀。

荀老师还是著名的书法家。他以唐楷为基



云朵下面

□ 李 晓

一朵云，量词是朵，只有花朵才这么说。其实大堆大堆的云也是天上流动的山峰，一片云，就是云峰中绽开的一朵花。

云朵下面，是一条河流，是一座山峰，是炊烟袅袅的村庄，还有清凌凌的水井。一口井是眼睛，它与一朵云深情凝视，当一朵云在水井里晃动，看花了眼，恍然以为是落入了纯白的棉花。

云朵下面，我见得更多的是大地上的一人。一朵云下面，对应着一个望云的人。

有年春天，我去一个叫做麻柳的村子看望老友，他从城市去村子认领了一亩摆荒的水稻田。我去时，正是插秧季节。一把一把的秧苗被稻草捆在腰间，一个站在田边的农人抛下的秧苗在风中呈弧线落下，发出“呼、呼、呼”的声音，秧苗的根须，俨然它的脚，它要急切地赶赴稻田泥土里去扎根。天蓝得水汪汪的，云朵下面，我看见友人在稻田里插上一行秧苗，就后退一步，稻田里倒映着云影，插秧的人不是从空中降落。

秋收时节，谷香漫漫，我在云朵下面，看见友人在收割稻子，他用手指从稻穗里掐下一粒谷放进嘴里一咬，他白牙之间发出“嘎嘣”一声响，稻子熟了。我看见，友人咧嘴一笑，俨然一个老庄稼人在收获季节稳稳的开心面容。

一粒谷来到世间，经历了季节里的风雨雷电。浮想起少年时老家村子上空一朵白云下，一个老农人，满面沟壑尘灰，他朝那朵云缓缓跪下了，嘴里喃喃，老天爷，求求你下雨吧。赤日炎炎下，稻田干枯出一道口子，如望天求雨时嗷嗷待哺的大嘴。老天有眼，一朵云在黄昏的风中变幻了颜色，它与庞大的云朵家族汇合成黑压压的天色，在闪电撕成的蛛网云层中，一场铺天盖地的雨降落到了人间大地，稻田有救了。夜色里，昆虫唧唧，山风清凉，吃饱了水的稻田，在水汽蒸腾中散发出稻子的清香。

我去山里走一户叫“刘朝贵”的远房亲戚。在被海水一样蓝的天空冲洗得干干净净的飘逸云朵下面，我看见一群高昂着头的鹅“嘎嘎嘎”迈着步子朝我走来，刘朝贵在那群鹅后面跟我笑逐颜开地打着招呼。中午，刘朝贵家做了一大桌山里土菜招待我，同他居然喝干了缸里泡的柠檬酒。刘朝贵脸膛通红，他对我呵呵笑着说，亲戚是越走越亲哦。我点头称是。

我在刘朝贵家午睡了醒来，去后山林子里走走，松林里的山菇撑起一把把小伞在松涛里摇晃着头。我在林中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看见石头上刻着一行小字：“宋菊芳，春节我从浙江回来了娶你。”这大概是村子里一个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在林子里的石头上对心爱之人的求婚表白。我想“宋菊花”的心绝不是一块石头，她在山风中垂下了幸福的头，胸中有春水荡漾。我在石头上躺下来，从参天的松柏树影里，望见了大团大团的云朵，在空中骆驼一样迈着步子移动着。我从石头上翻身而起，在林中大喊大叫了一阵子，山谷里、松涛中回荡着我的声音，顿觉神清气爽起来，心里晶莹剔透成山风飘到了白云深处。我明白了，难怪一个长居山中的友人说青山可健脾，白云可养生。

中年季节，我喜欢这样望云，感念云朵下面的芸芸众生，也让我对大地万物涌动着慈悲心肠。谁说得清楚呢，云没有望我，或者说我与云是在相互凝视，在无声中倾诉衷肠。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在我的一生中，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教我知识，育我成长的老师有很多，荀运昌老师便是我难以忘怀的谆谆育人的好老师。

1956年秋，我考进西南师院中文系。来自贫苦家庭的我，来到缙云山麓风景美丽的大学校园，一切都是新鲜的。那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急需建设人才，党和政府发出“向科学文化进军”的号召，动员在职干部、中小学教师报考大学。这年西师中文系就招收了305人，分为甲大班(调干班)，乙大班(应届生班)，我在乙大班的七小一班。荀运昌老师在第二学期给我们讲“汉魏六朝文学”，他中等稍高身材、面目慈祥，穿蓝色中山服，一口皖中口音，开初听起来有点困难，逐渐也就习惯了。他讲课不急不慢，深入浅出，比如他讲司马相如的辞赋时，还给我们讲了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当垆卖酒的爱情故事，给教学增添了生动性、趣味性。他讲建安文学的三曹诗歌时，特别突出曹操《蒿里行》诗中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他情不自禁地联系到抗日战争时日本人在安徽巢城一带烧杀抢掠的罪行，以及自己流亡来到重庆的苦难经历，大大增强了我们对于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保家卫国的历史责任感！

荀老师教学严谨，循循然善诱人。那时无教材，有的课全靠记笔记，有的课发几张讲授提纲，荀老师则不然，第一次上课就把全学期要讲的作品和铅印讲稿发下来了，可见他备课之认真。上课的当天，晚自习都有一节提问答疑的辅导课，荀老师总是早早来到教室，搜集问题进行解答，直到无人提问，他又在教室来回巡视，主动问同

础，即以颜真卿(颜体)、欧阳询(欧体)、柳公权(柳体)，并融通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之草书，故其楷书端庄浑厚、气势恢弘，行书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道美健秀，自成一派。我前往渝州大学任教时，荀老师赠我两幅字，一是隶书东坡《前赤壁赋》中的“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是大号楷书，敦厚凝重，圆润矗立；一是隶古联语：“月无贫富家家有，燕不炎凉岁岁来”，行楷结合，自然流畅，潇洒自如。我裱装出来后，一挂客厅，一挂书房。我深知这是荀老师对我寄予的厚望，他期望我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像苏东坡那样泰然处之，化逆境为动力，搞好自己的工作和学习；希望我做人要像无私的月亮一样大度宽容、不图贫富、一视同仁、普惠众生，要像岁岁归来的燕子一样，不嫌贫贱，不忘旧主，不忘父母养育之恩，不忘老师教诲之恩，不忘祖国培育之恩。

1987年，西师中文系获批书法研究所的硕士点后，荀老师兼任书法研究所的导师。音乐系资料员白鸿，自学中文后，萌生报考书法硕士研究生的念头，但她毫无书法基础，荀老师告诉她：“书法之要在于练，只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没有基础可以学，可以练好的。”于是，荀老师和白鸿约定，每周星期日晚上，荀老师给她讲解书法知识，每周布置写10幅字，每次都带作业进行检查，这样，白鸿终于于1989年考上了书法研究生，正式成为荀老师的女弟子。

先生去矣，于今已有十二年，作为学生的我，无时无刻不念先生宽厚仁慈、淡泊名利甘身隐的高风亮节，今谨以此文化作一瓣心香，追思先生在天之灵安好，愿他见亲人、颂祖国，“心画换人间”的未竟宿愿！